

浦歌 著

浦歌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

晋军新方阵

圆

北岳文艺出版社

浦歌 著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 浦歌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78-5506-8

I. ①孤… II. ①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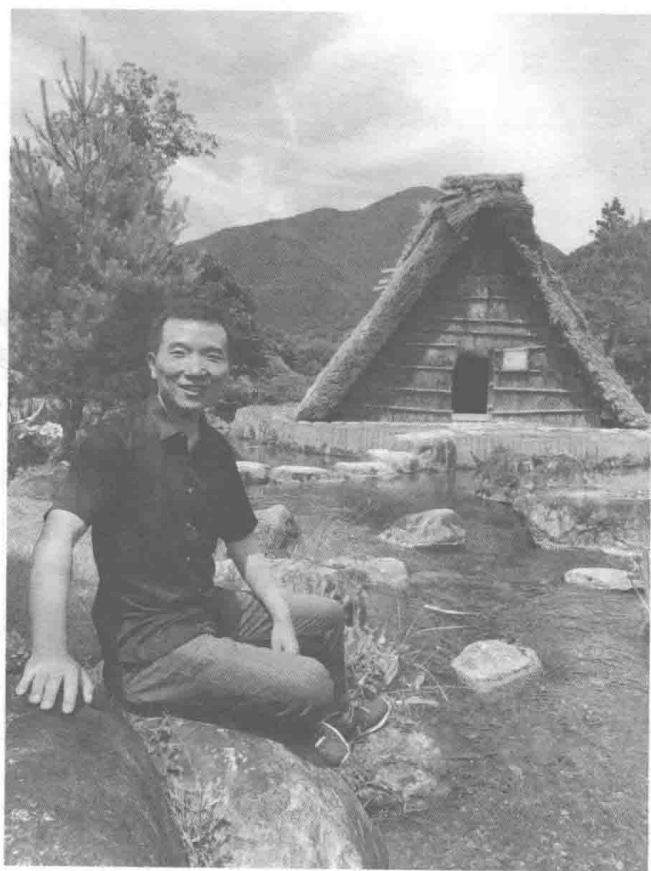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4133号

书 名: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著 者: 浦 歌
责任编辑: 高海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192千字
印 张: 7.37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06-8
定 价: 3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浦歌,原名杨东杰,山西文学院第五批签约作家,目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2011年起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长篇小说《一嘴泥土》首批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总 序

张锐锋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要出版了。这是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无论是新方阵的阵容以及题材、体裁，还是作家年龄的层次结构，都充分体现了山西作家绵延不绝的创造力和几乎在各种文学体裁方面的开拓力。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四辑，这是第五辑。每一次从征稿到按照程序评审遴选，我们都是怀着既兴奋又担忧的复杂心情。兴奋的是，我们又要出版一套丛书，并集中检验作家们近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对将要出版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但也有一定的担忧，那就是，已经编选了几辑之后，是不是已经难以为继？还能不能选出质量上乘的优秀之作？我们的作家是否还有足够的潜能和上升的空间？事实上，从每年的编选情况看来，这一担忧似乎是多余的，作家们源源不绝的创作，不断为我们带来意外惊喜。

就本辑丛书而言，既有我们熟悉的、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说明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新秀迭出，佳作泉涌。尤其是在创作形式上，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先锋性与传统性创作并驾齐驱，各种文学门类花枝繁盛。山西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省域，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文学家，也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尤其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

“山药蛋派”，开创了独特的、可读性极强、传播力极大的以农村小说为主的现实主义流派，继之，20世纪80年代的“晋军崛起”，又一次成为全国文坛的强光点。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山西文学创作，已经呈现出多元并起的文学景观——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多边突进，打破了小说创作一枝独秀的格局，形成了门类齐备、梯队合理、结构完整、协调有序、面向未来的新局面。其中，一些具有先锋倾向的探索性作品登场亮相，反映了部分作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追求、新探索，为现实主义主流创作添写了变奏曲。

俄罗斯作家茨维塔耶娃在一篇文章中谈道：“普希金是黑人”。这不仅是因为普希金有着黑人的血统，有着“比钢琴还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茨维塔耶娃眼中纪念碑上的普希金发黑的青铜塑像，是“各种血液汇合的纪念像”，“最遥远的而且似乎是最不能汇合的灵魂的交融的活生生的纪念像”，“站立在锁链中间的普希金，他的基座被石墩子和锁链环绕……是为挣脱锁链站立起来的普希金树立的纪念像”，其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我们感到，眼前的这套晋军新方阵丛书，同样是一个汇合了各种血液和不同灵魂的纪念像，对于山西文学创作来说，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才华与潜质、生活积累量与个体创造力，也意味着山西文学氛围的浓郁、创作活跃度的提升和创造力的不断增强，同时也寄寓了文学的无限希望。我们相信，山西文坛将更加兴盛，山西文学创作必将用事实说明，它不仅有光辉的过去，也会有光辉的未来！

2017年12月25日

目 录

001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032	圣骡
046	某种回忆
081	看人家如何捕捉蟑螂
094	盲人摸象
120	合影留念
140	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
168	往你嘴里扔颗地雷
197	大鱼的模样

孤独是条狂叫的狗

我满头大汗从街上回来，还没吃饭，把刚买的烙饼扔到办公桌上，这时，一个同事走了过来，一屁股坐在我的桌子上，说，他妈的，老子计划搞一个女朋友。说完，他一边哼着何勇《姑娘漂亮》结尾那句歌词：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一边打开我的烙饼袋子，往里面窥看，好像除了烙饼还放着金条似的。之后，他告诉我他不会找他要这要那的那种女孩，他打算鼓动他的一个女同学，租一个房子，然后就跟她同居。我说，靠，有这等好事！他的兴致起来了，他抱怨在这破单位干没有盼头，我点点头，我也没有理由不点头。我说，咱们纯粹是瞎他妈混。之后，他做出一副歇斯底里的模样，靠！他拍了一下我的桌子，说：如果没有女朋友，我他妈简直活不下去了。

过了一会，我告诉他我得下去了。我在走廊里逡巡了一会儿，发现再没有任何有意思的事情要做，就从楼上走下来。我本来到单位吃饭就是为了找到一点乐子，但分明是没有找到任何乐子。我有时总觉得会找到点什么，但其实屁也没有。我穿过门厅的时候，看见门房肉墩墩、被晒得红脸红背的老贾正跟闲杂人员下象棋，从那里传来啪啪

的落子声。有个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老头指责老贾刚才走的那步棋不对。老贾则默不作声，他没有搭理那个老得没几颗牙的老人。我还看见小卖部老太婆的独生女儿，她只有九岁，穿个小短裤跟几个小朋友跳皮筋。大中午的他们在跳皮筋，也没多少阴凉地，他们几乎就在太阳下面，居然一点也不怕晒。这个大中午非常安静，只有几声落子声和孩子跳皮筋时哼的小调。其他的声音微乎其微，只剩下偶尔有苍蝇飞过的嗡嗡声，连空气都被刺目的阳光晒得凝滞了，打了瞌睡。我就走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很快我就拐到了巷道里，这里到处都挂着旅馆的招牌，什么兴民旅馆、富华旅馆，还有大众旅馆。我租住的那个院子没有挂牌子，它非常靠里，挂上牌子也不会被人看到。

我已经进了院子，院子中央立着一米高的水管，我嘴对着水龙头喝了两三口，润了润嗓子。这个水龙头为所有的房客提供日用水。院子四周除了正房里的老头，全部是租住的房客，这里全是一些怪人。我喝水的时候，恰好见到那个瘦子蹲在一座小屋的阴凉地，那是院子里最洁净、最像模像样的屋子，它独立建在与大门相连的地方，侧对着厕所。这个瘦子就是怪人之一。我路过的时候，他还跟我点了点头，以前他很少跟我点头。他长得精瘦，非常结实。但是他默默地蹲在那里，我都为他感到可怜。要知道，屋子里并不是没人，一个颇有姿色的中年女人正在里面，他也知道她在里面，但问题是里面还有一个男人。他也不是抓奸什么的，他跟那个男人也认识，他们见了面偶尔还说几句话，只有等那个男人出来之后，他才会进去。那个男人个子高大，样子孤傲，非常有派头，走在大街上你会误以为是大款大亨什么的。但有时就是这个非常有派头的男人在屋外等。他一边等一边抽烟，谁都不理，他还从来没有正面看过我一眼。有时是瘦子跟这个女人生活几天，有时是有派头的男人跟女人生活几天。这么奇怪的事情我还从没见过。那个中年女人差不多隔两天就晾晒出一绳子衣服，能看到不同样式的内裤，有粉的，有紫的，有大点的带一条宽大的

筋，还有轻盈灵巧的带着网纱，还有黑色的。我最喜欢那个黑色带花纹的，非常妖冶。它们全部用夹子夹在铁丝上。那是其中一个男人专门为她挂起的铁丝，还没人敢用她的铁丝，至少我没用过。

我上厕所的时候，必然要经过那个最小最破的屋子——厕所紧挨着屋子。我现在就要经过它，这时，那个卖煎饼的河南男人吱呀一声推开了屋门，他好像就在等我过来。他们有时就在屋外的一小块地方吃饭，他们的小屋子几乎放不下桌子，或者恰好放得下。他和粗笨的女人、两个脏兮兮的七八岁儿子吃饭时围着小桌子，每次我路过去厕所，他一边用筷子敲着桌子以示提醒，一边要问：你吃了饭了？

这次他用那副一贯的谄媚眼神看着我，一副木讷的乡下人形象，却配了一副惯于谄媚的眼睛，这很让我吃惊。他看上去至少有五六十岁，但实际上也就是四十来岁，甚至不到四十。他的手、脸、脖子，以及所有露在外面的皮肤都晒得酱黑，都是油腻腻的。这次他没问我你吃了饭了，而是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我也不能说我没有回来，或是其他。他提着红色塑料桶去提水，是崭新的红色塑料桶。他以前没有水桶，只有锅和脸盆。有一次他借用了我的，结果把我的水桶碰出了三角形口子。他买了一模一样的水桶要赔我，我说不用不用。他又给我五块钱，我也没有答应。但是有一天他给那个中年妇女送煎饼，他不停地说，尝尝吧，尝尝我们河南的煎饼，都是邻居。但他却没有让我尝一口，我就有些记恨在心。我怀疑他是想跟中年妇女套近乎，你不能排除这一点。那个中年妇女真的很有魅力。

只见他走到了水龙头那里，先是洗了洗腿和脚，然后把桶放在水龙头下面。他一边拧开水龙头，一边盯着那个蹲在房屋前面的瘦子——你不要以为他就没有好奇心。这时，我已经走到我的房门前，这就惊扰了窗扇上的一群鸽子，它们纷纷拍起翅膀，有的就把风和细小的羽毛扇到了我的脸上。我的窗扇上有一群鸽子，那两扇纱窗一直开着，已经合不上了，它们就乱纷纷站在上面。我以前非常喜欢鸽

子，我还专门去广场看过，那里有不少孩子喂鸽子吃东西，还有不少人给鸽子拍照片。站在我们单位窗口向外观望，有时黄昏时就有几只鸽子在空中缓缓飞舞。等我租了这个房屋，我才知道，原来它们就是我窗户上的那些鸽子。它们一点都不温柔，老是咕咕乱叫，拍翅膀的声音非常难听，在我的窗扇上拉得到处是白花花稀屎，它们歪着脑袋瞅来瞅去的样子就像村妇一样。我关上门，顿时闻到了房间和我的物品独有的气味。这时，伴随着鸽子咕嘟咕嘟的声音的，是院子里水龙头那里急促的水流撞击水桶底部的声音。不过因为关了门，这些声音都变小了些。我租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只占了双人床的一边，有时睡着睡着就滚到了另一边。有时也会想象一对夫妇租住在这里的情况。我的铺盖从来不叠，随时可以躺倒，现在我就躺下来，任凭脸上的汗水慢慢往枕头上流，每次在这个时候，我就明显感到了孤单，好像我是迫不得已才把整个世界关在了外面。我闭上眼，听到了自己鼻子里呼吸的声音，只有在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你才能听见自己的鼻息声。很快我就有些迷迷糊糊的了，那水龙头的流水声还依然在耳边哗哗直响。

下午四五点钟，办公室里一下没人了，不知为何人都出去了，我顿时觉得特别无聊，像是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一样。这些人都有忙的事，就我没有。然而一瞬间，我就有了想法。我在单位给王艳打了电话。她说，你有病呀？这才几点，正在上班呢。我在电话里一直低三下四地劝说她：这有啥，你出来吧，咱们也好多天都没见了。她问我，你到底有什么事？我说，我没事，就是特想见你。她说道，去你的，再贫嘴我就挂电话了啊。我只好说，再不了再不了，那……你出来吧。我只剩下你出来这一句了。这时那边没有声音了，她好像正跟某个人说什么，之后她终于接起电话。你无聊得不行就……听见她又要来这一套，比如你无聊得不行现在就去用头撞撞墙，或者说你现在

就闭上眼念一万句阿弥陀佛。我没等她说完，立刻说，我十五分钟后在你单位门口等你。然后挂了电话。我知道她们机关并不是那种没法提前走的单位。

赶到王艳单位门口的时候，我手上的表才过了二十分钟，我觉得，就是在准备溜号的那一刻，我的生活才突然走上了快车道，不然慢得要死。太阳依然暴晒着我脚下的路面，我总觉得我的球鞋变软了。我一边等，一边用脚感觉，是不是我的鞋底真得变得比以前软了？我的劣质球鞋来自地摊，底很薄，有时能感觉到地面的温度，现在就是。王艳的单位在大路的东面，朝向西边，这时很难找到阴凉地，我只好躲在一个报纸宣传栏的后面，只能确保头和上身不被晒着。我差不多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到王艳的影子走出了楼房大门。这期间我已经把报纸栏里一张旧报纸又看了一遍。这张报纸至少两个月没换过，之前我就浏览过那么几遍。看上去都晒得微微有些焦了，什么东西一放旧，就是这种颜色。新闻里有一条可看的，说的是一个农民青年，只上过小学，做过腿部截肢手术，但是他凭着惊人的毅力自学成才，花费了五年时间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土地之爱》。重要的是，他还因此找了个贤惠的妻子，上面还刊登了他们的照片，那个姑娘并不难看，圆头兴脑的，有一双大眼，除了身材差点，其他都还可以。有好几次，我梦到似乎在哪里见到的姑娘跟我谈恋爱，甚至有一次我们还抱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在梦里跟姑娘很正式地抱在一起，互相情愿地抱着，仅仅抱着。之前，我不是梦见某个姑娘跟我斗嘴，就是梦见突然之间就跟某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常常是个出人意料的异性，比如我幼儿园的女同学，或者某个同学的母亲，甚至是那个有个九岁姑娘的小卖部老太太（她居然说小姑娘是她亲生的，我们只得相信）。有一次我梦见只是绊倒在了某个陌生女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关系，因为我感觉到了一阵战栗，我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发生的，但已经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我还从没跟任何女人干过那种事。

后来想起来，梦里抱着的就是照片里这个姑娘，至少非常接近。我看着这个照片，那个农民残疾人正坐在轮椅上，咧着大嘴，有一副史铁生的派头，但是长相有点猥琐，完全配不上那个姑娘。我每次看，每次都觉得他完全不配。为此我非常心急，也觉得难以理解。

王艳已经走出了单位楼，她还撑起一把遮阳伞。我真想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只有在单位楼的门口，王艳的表情和身姿才显得郑重大方。她穿着非常庄严的单位上班制服，站得很直，并不急着往前走，表情凝重，似乎正有一排仪仗队站在身边一样。也许她在单位时就是这个样子，非常有魅力的那种。尤其是她现在撑起的那把蓝色花伞也很配她——她很少有配她样子的伞，这把伞我还没见过。但是差不多只要走出有门卫值班的大门，再向我的方向走那么几步，她就立刻变成一个孩子气的姑娘。她向我咧嘴一笑，露出她总有些怪的牙齿，好像她的牙齿没有成熟，还是孩子的小白牙齿，一张嘴，还会显露一颗长歪的牙。她走路也拖沓和没有姿态了。我发现，每次想见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总是她站在单位楼下的那个样子。越想那个模样，我就越想见她，但是一见到她，她很快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这就为我们的见面效果打了折扣。我常常会很失望地离开她，当然绝大部分都是她对我感到失望，这我也能看出来。

什么鸟事？她说。

没有，就是想见个面。我听见自己笑嘻嘻地说——看到她出来我还是很高兴。她说话总带一些特脏的字眼，比如鸟、屁、浑蛋什么的。我相信她从不对她的同事这么说，她只跟我在一起才这样。让我立刻觉得，她从不维护自己的形象，是因为她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她也不在乎我。但是，她凭什么要在乎我，她妈正在五百公里之外的老家为她到处打问着找男朋友呢。

正好老娘今天有心情，她说，不然我才不理你这么无聊的人呢。

去哪里呢？

不知道，你说吧。

你说说看。

我真不知道去哪里。

总不能一直站在这里晒着吧。

那去你那里？

不去，去我那里还不如老娘继续上班呢。

那去哪里？

她对公园没有兴趣，她也懒得去看电影，她差不多没有什么爱好。就是逛商场，她也常常抱怨高跟鞋弄得她脚疼。差不多每次我们都是赶着饭点，在各类乱哄哄的小馆子里度过的。

出去瞎逛逛？

这么晒，逛哪门子的街！

说着我们就左顾右盼，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后来她或许是害怕被她单位的同事发现，就建议还是去柳巷逛逛。我立刻有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附近就有站牌，我们没怎么等就上了公交车，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公交车从来没有有座的时候，但是现在也还不挤。我有意靠近王艳站着，王艳也笑吟吟的，眼神里多出点意思，表示她看透了我的心思。有一个姑娘在身边，我多多少少有了一点自豪感。我也瞅来瞅去地看其他的乘客，想看看一男一女的有几对。我看到一个脸色灰突突、脖子很细的男人，过一会就用手往起拢一下头发，做出很有派头的动作。他长得一点都没有魅力，但是他身边的姑娘非常洋气。她主动靠近他，把头靠在他敞露的有骨头的胸脯上，不时抬起头，嘴巴就在青年人的下巴那里轻声细语，眼神里很活泛地盯着男青年。但那个青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脸上也丝毫没有表情。他们的身体随着车体晃来晃去，像是一个有些松散的整体。我为何常常看到配不上姑娘的男人，而这些姑娘却那么痴情。为何我总是遇不见这么痴情的姑娘？这么一想，回头看着王艳时，我的兴致就减了许多。我尤

其讨厌她那副看透我德行的表情。有好几次我试着用手去碰她，她不是嘴里嗤一声躲开，就是一动不动地盯住我，说，把你的狗爪子拿开。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对老年人走在路上，手拉着手，我只是指给她看，觉得他们的感情真了不起，她却以为我暗示着什么，她说，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啊。我就只好闭上了嘴。

我们已经拐到了商业街，但是看上去王艳已经快没有兴致了，她打着遮阳伞，用手帕扇着风，站住喘了口气。我这才看到她打的是一把廉价伞，上面的蓝花也不是纯正的蓝。纯粹是无话找话，我说：

这是哪个男朋友送给你的伞？

去你的，反正不是你。

放心，我说，我不会送给你伞，分手的时候才送伞。

你还没资格送呢，你好好照照镜子吧。

她老让我照镜子，她每次一让我照镜子，我的兴致就要减半。我只好继续机械地走在她的旁边。

像往常一样，几乎每一个男人路过都要瞅瞅王艳，不仅看她的脸，还要仔细审视一下她的胸部。尽管她今天穿着单位制服，但她的胸部还是鼓得挺猛。右胸那枚单位的小小金色牌子已经被顶得朝下了，它恰好在胸部鼓面靠下点的地方。但是，她往前走的样子像是她并不知道自已长了一对大乳房一样，有时，连我也要不由自主多看几眼她的胸部，以便看看它是否有点过于大了，是不是大得快失去形状了。因为有时穿的上衣不同，看上去的样子也有一些变化。有时我觉得两边都连在一起了，这时我就觉得非常难看。但大部分情况下，看上去还是分开的。路过的男人们一定非常羡慕我的身边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姑娘，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姑娘。若是知道的话，就不会这么羡慕，甚至还会唯恐躲之不及。

看什么看？

她一边说一边推了我一把。她正好逮住我注视她胸部的目光，原来我不知不觉已经看了好多眼。但是她推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振奋起来，我一把拉住她推我的胳膊。她的胳膊非常绵软，我的心里一阵荡漾。我听见自己嗤嗤笑着，笑得简直有些齜齜，而且有些吓我一跳。有时自己的笑声都让我感到有些难以接受，像是别人发出的声音。当时，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她感到这只是一个玩笑，不然她又要非常正式地说我无耻。就在这时，她脚下一绊，差点跌进我的怀里，我顺便搂了一下她的腰，我只敢搂一下。她的脸迅速红了一下。但她很快站好，恢复了往常那种居高临下的样子，重新变成又孩子气又带着蔑视的神情。她推开我，说：少占老子便宜。

她说出老子两个字，让我放心不小，这说明她又变成了往日的她，而不是别的、让我难以想象的她。搂住她的时候，我听见自己不停地咽唾沫，脑子像洗了一遍一般空白。尽管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是那么柔软，又柔软又温热。

我们以前来过很多次商业街，我们总是顺着商业街走一遍，大部分情况下都要逛一逛华宇购物中心，然后在这里或者那里吃一顿小吃。这时候就已经非常疲惫，至少每次王艳都会感到疲惫，然后我们会重新找到站牌，坐车回家。我停止了傻笑，以便让她觉得我不是那么轻浮的人。但是走了片刻，我发现我身边的姑娘已经不是王艳，现在换了一个姑娘，个子高挑，脸很白皙，看上去很清纯的样子。我很想知道她是怎样一个姑娘，我对她一无所知，说不定她就正好是我希望得到的那一类姑娘，正好与我情投意合，但是我们无缘相识，非常遗憾。她已经超过了我，她的步幅很快，非常潇洒，脚后跟微微那么一弹一弹的。而王艳的步子就有些松弛和笨拙。我回过头去找王艳，身后全是人的脸，他们朝着我涌来，就像我是他们的目的地一样，其实他们只是朝着我所在的方向走。我终于在身后十几米的地方